

人参文化研究

●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吉林省民俗学会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G112

T10

责任编辑：安春海
金宝忱
封面设计：傅胜华

人参文化研究

REN SHEN WEN HUA YAN JI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人参文化研究 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编
RÉN SHĒN WENHUA YANJIU 吉林省民俗学会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9.125 插页3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00000字
吉林省工商银行印刷厂印刷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87—0555—4 印数: 500册 定价: 6.20元

目 录

人参源流考	汪玲玲	(1)
试论清代官办参务	金宝忱	(33)
挖参人和地枪子	于济源	(46)
再考表述人参叶所用“品”字	张徐	(57)
初论人参文化	祝绍中 王德富	(64)
人参文化的特征	德富高山	(68)
谈谈人参文化	王德富	(73)
人参文化的由来	卓昕	(87)
浅谈人参文化的价值	刘秀丽	(98)
浅谈长白山地域性特色对人参文化的影响	王忠安 彭玉兰	(107)
从长白山区挖参习俗看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	胡景梅	(115)
试论挖参人的集体主义观念	李鹤鹏	(119)
人参采集生产对关东人气质的影响	江汉力	(124)
挖参习俗	夏映月 李文瑞	(131)
论满族采参习俗及传说	王宏刚	(140)
试论长白山采参的民俗	吴强稼	(153)
满族采参习俗	孙树发	(166)
老把头在人参文化中的位置	金鑫 柳竹	(185)
采参活动中叫棍习俗研究	曹保明	(198)

棒槌鸟之谜	[日] 花井操
	方红象 译 (205)
试论人参故事的艺术特色	张文富 (212)
人参精形象的产生、审美意义及其它	顾文显 (220)
人参故事对民间文学的影响	刘秀丽 (228)
浅析人参故事的道德观	张克勤 (236)
从满族人参爱情故事看其婚姻习俗	周 玲 (240)
衣氏兄弟与人参故事	金乃祥 (246)
河北省耿村的人参故事与吉林省人参母题的完整体系	
	[德] 傅玛瑞 (255)
人参故事与水的姻缘探索	王 禄 (260)
试谈人参谚语	徐恩旺 (264)
历代咏人参诗辑录	徐 之 旭 石 (270)
长白山采参歌谣	吴战林 (277)
后 记	(289)

人 参 源 流 考

汪 瑰 玲

一、人参探源

人参是五加科(*Araliaceae*)人参属(*Panax*)植物。据植物学家考证，人大约起源于二亿五千万年前的第三纪古热带山区的东亚植物区系成分，我国西南地区不仅是本属植物现代分布中心，也是本属植物最大变异中心，很可能是本属的始生中心。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到来，它们的分布区域大大缩小。因此产生于我国东北的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er，同其他同属植物一样，是作为古老孑遗植物而幸存者。我国人参专家李向高、张福仁在《人参历史的考证》一文中引用这些说法，认为人参是古老植物的孑遗，而对于它原属“第三纪古热带山区的东亚植物区系成分，我国西南地区很可能是本属的始生中心”，则未加论述，他们认为周秦典籍皆无人参记载，“人参”二字始见于汉初元帝时史游所著《急就章》和出土文物《流沙坠简》，说法有据，也比较慎重。本文拟在李、张二位论文多研医籍、医理基础上，扩展开来，包括其他文献和传说资料，综合论述人参在全国载籍上的源流和发展，特别是人参在文化和经济史上的价值。

科学证明人参既然是“古老植物的孑遗”，早在三四千年前的炎帝(神农)和黄帝时代即已被作为药物发现。《淮南子》

曰：“神农始尝百草之滋味，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世本》曰：“神农和药济人。则百药盖自神农始也。”神农氏百药尝遍，以人参奇特的生态——五叶三丫，背阳向阴，朱果鲜明，根似人形，不能不被发现。其次从黄帝《内外经》、《素问》之被承认，也应承认与黄帝为兄弟的同时代传说人物炎帝（神农）的《神农本草经》也应有其周秦时传本。《帝王世纪》曰：“黄帝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章，为《难经》。”杨元操《难经·序》曰：“黄帝八十一难经者，秦越人扁鹊所作。”所以至今人们不怀疑中医那么复杂的经络之学始于黄帝时代。而何以神农氏所著的《神农本草经》独说它是汉人著作呢？医学是在药学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按说药在先，医在后，至少是同时发现的。为什么在汉初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有那么完整的关于人参医疗价值的记载，不可能在周秦之际即被发现或有传本呢？如果说史前神话黄帝、炎帝板泉之战是某些历史的影子，那么神农氏（炎帝）及其从者在药学上的贡献，是由于黄帝取代了他的皇位，人被夷为平民，书也失其传本而已。按说像扁鹊那样的名医，当不只一个也应参与《神农本草经》的记录的。载籍所传“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当不无根据。在蛮荒时代人类所遇到的最大灾难就是各种不同原因制造的死亡。为了和死亡斗争，巫术和医药同时或先后被发现。神农尝百草，当是我国古代先民向医药科学进攻的伟大尝试。尝药的先医虽被神化圣化，他首先应是实有其人的。且炎帝神农活动的地点也在中原和南方一带。一些史料证明，出产人参的上党，正是炎帝活动的地方。《述异记》卷上云：“太原神釜冈，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咸阳县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按《路史·后记二》活引此条作“一曰神农原，亦名药草山。”这是说神农既有一种

神鞭（猪鞭）可用此鞭鞭打各种药草，辨别有毒无毒；同时传说神农还有透明的玻璃肚子（“玲珑玉体”）“能见其肺肝五脏”。（这要用现代的有特异功能人来理解，竟是可能的）后来终因误吃了“断肠草”而牺牲^①。古代医生采药自试而取得经验甚或丧生，这当是事实——不一定准是神农。神农氏既活动于中原一带，在太原有他的尝药的神鼎和神釜冈，咸阳山中又有他鞭药的“神农原”和“药草山”，神农当不会不发现那时上党高山上奇药人参的。从《山海经》中记有大量的“不死药”来看，也当有人参之属的神药发现在“党参”的故乡山西境内。我认为人参早在神农时代当已发现，依“《黄帝八十一难经》为秦越人扁鹊所作”，推论人参当亦有扁鹊之类的名医用来治病，并由这些名医记入《神农本草经》的。事实上在宋代的《太平御览》所集佚文中，已初见“人参”。

。“《太平御览》卷991：

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

可见在2500年前，人们对人参产地不但十分清楚，而且品评佳品也具有一定科学依据和富有神奇色彩。推知人参已被社会承认多时，这条佚文是否可靠呢？我对范子、计然作了些考证。按范子即范蠡，计然即计倪，计然是范蠡的老师。皆越王勾践的谋臣。他们都是非常讲物质生产的。《越绝书》中有范蠡答勾践问“贤主圣王之治”时说：“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谓保人之身？”他说：“生人得谷即不死。”即指积蓄粮食以保百姓，才能保国胜敌。计然也告诉他“兴师者必先蓄积”。都说明这两人一致主张兵壮粮足然后行事，讲究物资积聚，“保人之

①见《搜神记》、《开辟演绎》、《本草纲目》等。

身”。其事迹亦见《后汉书》卷91《货殖传》。对“计然”是人名还是书名，《后汉书》注有争议。蔡邕说：“计然是范蠡所著篇名，非人名。”师古曰：“计然者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又说：“计然一号计研，《越绝书》及《吴越春秋》并作计倪，实一人耳。”《百子全书》收《计倪子》一卷，谓(周)计然著，其本显然散佚很多。据此，可见计然是人名，并有著作。但也不排斥他的学生把它的著作称为《计然》。很可能《御览》关于“上党人参”的记载，就出自计然所著“五方所出”的《万物录》。惜其书已佚，无法作进一步稽考。师古所记，亦见魏人所著《皇览》，收入《万有文库》，可参考。

《太平御览》这条关于2500年前的人参的记载，不但说明当时已知人参的药用价值，还有了神秘的传说“状类人者善”。说明我国是人参文化和医药学发展最早的国家。

史料证明人参不仅最早生于上党，南方云贵一带，中原太行山一带都曾有过人参生长。植物学考证说它是始生于南方也许不无道理，至少不只生于东北和中原，南方也生长人参，也许可以证之今日的科学考察和推论也有一定根据。罗日駢《咸宾录》曰：“云南姚安府产人参。”又吴徵《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曰：“牂牁国药有牛黄、人参、草果节。”按姚安府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区西部。牂牁为西汉所置郡，一说在今贵阳附近，一说在今贵州凯里西北，辖境约当今贵州大部、广西北部和云南东部。这两条资料至少可以证明在两千年内，我国云南贵州一带曾有过“人参孑遗”的生长，加上山西上党，山东太行山、泰山一带也曾产过人参。这说明虽然经过冰川时期，人参生长范围大大缩小了，但是自西南经中原到东北都还有人

参生长的。而其后关内各地人参逐渐消失，以及近年东北山区的人参也濒于绝迹，主要由于人事日繁掘挖殆尽，人参生长条件又极苛刻。东北所以独存，盖由于古时东北人烟稀少，开发较晚的原因，也许与气候的关系不大，因为今天也发现南京可以培植园参，湖南山区也发现过野山参的生长。

二、上党人参的药用价值及其神异传说

我国中医药学在汉代已有相当成就，东汉时传下来的经方就有375种，掌握了这些经方就是很有根基的中医，至今为人所称颂。从临床经验上看，西汉初年对人参的药用价值已有充分认识。《神农本草经》以人参为上品，其功效有“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的作用。此书周秦间已有传本，疑为汉张仲景、华佗记其语。张、华两人又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共收110方，其中有人参配伍的就达21种，载“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三国时的华佗更用人参治“偏枯不遂，皮肤不仁，心肺烦而呕血”等症。今亦如此^①。特别是注意了以人参为主的配伍作用，从多方面发掘了人参的药用价值，实出人参的作用，甚至有真假人参之说。当时在隐士的社会科学著作中都把好医生用真人参治病比为人君之思治求贤。在王符《潜夫论》“思贤”第八中说：“夫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病不得良医也。治病当得人参，反得支罗服，当得麦门冬，反得蒸横麦……三代以下，皆以支罗服、蒸横麦合药，病日而遂死也。”从这段记载也说明人参治病早在三

^① 张征《唐书》、《悬壶日志》中载当代名医周义芳用山参治吐血便血，起死回生。《新华文摘》1991年1月。

代（夏、商、周）已被认识，而三代以下已有伪品“支罗服”（一种块根似人参而非人参的植物）代替。

又，刘勰《新论》曰：“侯与贤相类，诈与信相似，辩与智相乱，愚与直相像，若莽尼之乱人参。”可见从汉到六朝时期乱人参的伪品已有很多，这只能在人参治病信誉很高时才能发生。当时被认为“真人参”即上党参，属五加科。辽东参、高丽参亦均属五加科，属人参之正宗，即所谓“真人参”。后世冒充人参的药也有沙参、芥尼、藜芦等都属桔梗科药物，非可与辽参、党参相比。党参之最佳者数潞州府紫团山参。《一统志》曰：“紫团山在壶关县东南一百六十里，昔有紫气见山顶，团团如盖，山出人参名紫团参。”大约正是在这种自然现象的基础上，产生了有关人参的神异传说。西汉末年的纬书《礼纬·斗威仪》云：

下有人参，上有紫气。

《春秋纬·运斗枢》云：

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

（清）陆烜《人参谱》曰：“按上党今山西潞安府天文参并分野，其地最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居天下之脊，得日月雨露之气独全，故产人参为最良，紫团山即在潞安府东南壶关县境，尤为参星所照临也。”

按“参”篆书作參、或參，《前汉天久志》，“参为白虎三星，直者为卫右。”注参、三星者白虎中东西直似称衡也。又參，《说文》商星也，本作嚧，从晶彑声。徐曰“其上晶与星同义也。今文作參。又《韵会》作从立貌”。后也有以参星与商星为东西相对的二十八宿之两颗星，故杜甫诗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之句。按参星可能即今天文学上的“参宿”

四”，“即猎户座a星”，为著名的“红色超巨星”，古人因下有人参，上有紫气，即把它想象为天上的巨大红星。“摇光”为北斗七星之第七星。也是极为明亮的“丛立”群星之一。人参的参，古有浸、渐之义。想亦为“参”字之谐音。后因为人参酷似人形而成“人身”之谐音。（唐）柳宗元书曰：“言人参者以人形。”但“参”之最早的取义是“参星”和人参之象形，罕为参花，少为参须子。

看来早在汉代，富于想象力的先民已经将人参奇妙的形体和它的生地都加以神秘化，把它放置在天文与地理的玄妙的比喻与哲理思考之中去理解了。在汉代，人参就有人衔、鬼盖、神草、土精、地精等异名，说明早已把这人形异草视为神物，以其“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的自然现象想象它与“人王”的德业有关；只有有德行的人为王，才能出产人参。如果“人君不德”，则“星光不明”，“人参不生”。其时已把人参生长与消隐和人的道德关联起来，不只作用于人的生理——治病，也作用于人的心理，成为预卜吉凶，文化教育的手段了。石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于时父老相告，皆云此胡体奇貌异有大志，终不可知，劝邑人厚遇之。后来石勒因而发迹，作了帝王^①。又有人参灵异，能作儿啼，益人智慧诸说，已多见于正史及笔记小说。

六朝时刘敬叔《异苑》曰：“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俱具，能作儿啼。昔有人掘之，始下铧，便闻土中有呻吟声。寻音而取，果得（人参）一头，长二尺许，四体皆

^①石勒（274—334），十六国时人（胡人），少时行贩洛阳，为人佣耕。二十岁后被晋官吏掠卖至山东为奴，与汲桑等人聚众起义，投刘渊为大将，推翻成汉有国，称后赵。见《晋书·石勒传》。

备，而发有损缺处，将是掘伤，所以呻也。”情节已很完备。

《梁书·阮孝绪传》，更把人参故事和孝子联系起来，说阮孝绪因给母亲治病，到鍾山去采人参。“躬历幽险，累日不逢，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这又是在有德行者得人参上做文章。

《隋书·五行志》（卷22）“草妖”：“高祖（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见人参一本，枝叶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余，具体人状，呼声遂绝。盖草妖也。视不明之咎。时晋王阴有夺宗之计，谄事亲要，以求声誉，谮皇太子，高祖感之。人参不当言，有物凭之。上党，党人与也。亲要之人，乃党晋王而谮太子。高祖不悟，听邪言，废无辜，有罪用，因此而乱。”《太平广记》卷417“上党人”有同样记载。据此而简化。此又是把“上党”和人参作人事解。利用人参作儿啼的传说，说是草妖作怪，预示隋文帝，听信邪言，废了太子杨勇而立次子杨广（炀帝）。隋室因而生乱（文帝父子被害）的“不明之咎”。因此把“上党”解释为皇室党羽之争，这也是对上党原名“与天为党”的曲解。

到唐代人参故事又有发展，和人参的“益智”功效联系起来，如张读《宣室志》中所记《赵生》：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生兄弟数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议。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靳之，生益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百余篇笺而至山中，昼习夜息，虽寒热饥餓，食栗裘，不惮劳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

生愈恚怒，终不易其志。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日：“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宣有志于禄仕乎？……”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入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死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也。”翁曰：“吾子之志其甚坚，老夫虽无术能有补于郎君，但幸一谒我耳。”因征所止。翁曰：“吾段氏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迳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椴树蕃茂。

生日：“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锸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遂沦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

此故事显然是在人参“明目、开心、益智”的特殊药效和相传高丽人参生长环境“欲来求我，椴树相寻”传入中原以后形成的情节完整的故咸，唐到明之间已有多篇这样长达四五百字的人参故事，说明当时的人们已将人参的医药疗效渲染得相当神妙。

更奇特的是为现代苏联医学界所一再宣扬的口含人参、与不含人参两组赛跑的结果，含人参者获胜的材料，早在千年前我国宋代罗愿的《尔雅翼》中已有记载：“欲试上党真人参者，当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者必喘，含者气息自如也。”可见这种人参功效的宣传，早已符合科学实验。而人参可以益智、长生，更夸张到人参变褐衣老人自献，使愚钝的书生忽然心智大开，“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乃至明经及第，无异于现代宣传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吃了人参就可以聪明起来，一举而金榜题名，独占鳌

头。显然这是药铺老板为了“人参”生意编撰的故事，或是穷极无聊的书生臆造的苦学登第者的趣闻，也符合“人参千岁为小儿”^①或人参千岁为神的传说。《群芳谱》曰：“其有手足面目似人形者更神效，谓之孩儿参。”同样貌似老翁，须髯飘白者，更神而愈疾，使人长生。

魏晋以后人参传说值得注意的一个流派是和道家长生思想结合起来，为成仙飞升的媒介。传说王屋山烟萝子祠，祠前有洗参井。此祠即晋时烟萝子的宅址。传说烟萝子是后晋天福间（936—944）人，他“细阳台宫田，苦积功行。忽一日于山中得异参，家食之，拔宅上升云^②”。

与此一主题相似的有（明）谢肇《五杂俎》：

千年人参根作人形，中夜常出游。烹而食之，则仙去。相有有女道士师弟二人居深山中。一日，其徒汲水于井畔，见一婴儿，抱归，成一树根。师大喜，烹之未熟，以粮尽下山，为水阻，不得还。徒饥，闻甑中气香美，食之。比师归，已飞升矣。

这就是现代人参传说“悬空寺型”故事（传说徒弟因食宝参连寺飞升）之所本。

与此相反，因怕食“孩儿参”错过成仙机会的则有《神仙感遇传》和《稽神录》所记的故事。前者说维扬（扬州）十友，以酒食为娱，轮流请客。有贫叟“衣服淳敝，气貌羸弱”，与丐者数人每来就食，主人悯之，随其醉饱而去。贫叟感之，因也茅屋治席相约，十兄弟慨然赴宴。久候甚饥。及上菜，“撒油，气然，尚未可辨，久而视之，乃是蒸一童

①朱郁仪《元览》曰：“人参千岁为小儿。”

②（清）王士禛《居易录》。

儿，可十数岁，已糜烂矣，耳目手足，半已隋落。叟让劝勉，使众就食，众深嫌之，多托飫饱，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贫叟自己饱餐一顿，吃剩下的都给了那些乞丐。于是和那些好心的客人说：“此所食者，千岁人参也。颇甚难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报。且含之者白日升天，身为上仙，众既不食，其命也夫。”“众惊异悔谢不及，俄而诸丐‘化为青童玉女，幡盖导从，一时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见’”。

后者《稽神录》说豫章(江西)一家后主梅氏遇有僧道求宿，皆不索值。更因厚待一衣服褴缕的道士，一日道士向他借新瓷碗及匙箸。邀他来会，于天宝洞前访陈师，问遍全村不知其处，偶得小径甚明，寻之，果得陈之居处。“既入见道士衣冠华洁，延坐命具食，乃熟蒸一婴儿，梅具不食。良久，又进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日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虽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谢而遣之曰：‘此而后不可复继见矣。’”

这都是写善人不忍食千岁人参、枸杞而失去成仙机会，还是反面宣传人参的灵异。除了最早的人参与星的联想之外，在明清以前人参传说是两大系统，一是人参精变小儿或老翁，食之使人聪明、智慧、长寿、交好运；二是和道家思想结合，食之飞升成仙。主要都是在有限范围内千岁儿人参的活动，最终被人食之。人参形象发展和活动变化与清代以后的发展大不相同。

三、六朝以来东北人参的交聘与纳贡

今东北长白山人参，古称辽参、辽东参或高丽参。明末始有鸡林参(吉林参)之称。由于开发较晚，文献记载上也比上